

中华藏典（二）名家藏书

二十八

觉世名言

觉世名言

【清】李渔 著

主 编 李 梦 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城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487.2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334 - 7
定价:2156.00 元

目 录

三与楼	(3)
夏宜楼	(20)
归正楼	(39)
萃雅楼	(62)
拂云楼	(81)
十叠楼	(113)
鹤归楼	(125)
奉先楼	(152)
生我楼	(164)
闻过楼	(182)

三与楼

觉世稗官编次 睡乡祭酒批评

第一回 造园亭未成先卖 图产业欲取姑予

诗云：

茅庵改姓属朱门，抱取琴书过别村。
自起危楼还自卖，不将荡产累儿孙。

又云：

百年难免属他人，卖旧如何自卖新？
松竹梅花都入券，琴书鸡犬尚随身。
壁间诗句休言值，槛外云衣不算缙。
他日或来闲眺望，好呼旧主作嘉宾。

这首绝句与这首律诗，乃明朝一位高人为卖楼别产而作。卖楼是桩苦事，正该嗟叹不已，有什么快乐，倒反形诸歌咏？要晓得，世间的产业都是此传舍蘧庐，没有千年不变的江山，没有百年不卖的楼屋。与其到儿孙手里烂贱的送与别人，不若自寻售主，还不十分亏折。即使卖不得价，也还落个慷慨之名，说他明知费重，故意卖轻，与施恩仗义一般，不是被人欺骗。若使儿孙贱卖，就有许多议论出来。说他废祖父之遗业不孝，割前人之所爱不仁，昧创业之艰难不智。这三个恶名，都是创家立业的祖父带挈他受的。倒不如片瓦不留，卓锥无

地之人，反使后代儿孙白手创起家来，还得个“不阶尺土”的美号。所以为人祖父者，到了桑榆暮景之时，也要回转头来，把后面之人看一看，若还规模举动不像个守成之子，倒不如预先出脱，省得做败子封翁，受人讥诮。

从古及今最著名的达者只有两位。一个叫做唐尧，一个叫做虞舜。他见儿子生得不肖，将来这分大产业少不得要白送与人，不如送在自家手里，还合着古语二句，叫做：

宝剑赠与烈士，红粉送与佳人。

若叫儿孙代送，决寻不得这两个受主，少不得你争我夺，勾起干戈。莫说儿子媳妇没有住场，连自己两座坟山也保不得不来侵扰。有天下者尚且如此，何况庶人！

我如今再说一位达者，一个愚人，与庶民之家做个榜样。这两分人家的产业，还抵不得唐尧屋上一片瓦，虞舜墙头几块砖，为什么要说两分小人家的产业，竟用着这样的高比？只因这两个庶民一家姓唐，一家姓虞，都说是唐尧虞舜之后，就以国号为姓，一脉相传下来的，所以借祖形孙，不失本源之义。只是这位达者，便有乃祖之风，那个愚人绝少家传之秘。肖与不肖，相去天渊，亦可为同源异派之鉴耳。

明朝嘉靖年间，四川成都府成都县有个骤发的富翁，姓唐，号玉川。此人素有田土之癖，得了钱财只喜买田置地，再不起造楼房，连动用的家伙也不肯轻置一件。至于衣服饮食，一发与他无缘了。他的本心，只为多图生意，说：“良田美产，一进了户，就有花利出来，可以日生月大。楼房什物不但无利，还怕有回禄之灾，一旦归之乌有。至于衣服一好，就有不情之人走来借穿；饮食一丰，就有托熟之人坐来讨吃。不若自安粗粝，使人无可推求。”他拿定这个主意，所以除了置产之

外,不肯破费分文。心上如此,却又不肯安于鄙吝,偏要窃个至美之名,说他我是唐尧天子之后,祖上原有家风,住的是茅茨土阶,吃的是太羹玄酒,用的是上斲土簋,穿的是布衣鹿裘。祖宗俭朴如此,为后裔者不可不遵家训。

众人见他慳吝太过,都在背后料他,说:“古语有云:‘鄙吝之极,必生奢男。’少不得有个后代出来,替他变古为今,使唐风俭不到底!”谁想生出来的儿子,又能酷肖其父。自小夤缘入学,是个白衣秀才,饮食也不求丰,衣服也不求侈,器玩也不求精。独有房产一事,却与诸愿不同,不肯安于俭朴。看见所住之屋与富贵人家的坑厕一般,自己深以为耻。要想做肯堂肯构之事,又怕兴工动作所费不貲。闻得人说“起新不如买旧”,就与父亲商议道:“若置得一所美屋做了住居,再寻一座花园做了书室,生平之愿足矣。”

玉川思想做封君,只得要奉承儿子,不知不觉就变起常性来。回覆他道:“不消性急。有一座连园带屋的门面,就在这里巷之中,还不曾起造得完。少不得造完之日,就是变卖之期。我和你略等一等就是了。”儿子道:“要卖就不起,要起就不卖,那有起造得完就想变卖之理?”

玉川道:“这种诀窍,你那里得知?有万金田产的人家,才起得千金的屋宇。若还田屋相半,就叫做‘树大无根’,少不得被风吹倒。何况这分人家没有百亩田庄,忽起千间楼屋,这叫做无根之树,不待风吹,自然会倒的了。何须问得!”儿子听了这句话,说他是“不朽名言”。依旧学了父亲,只去求田,不来问舍。巴不得他早完一日,等自己过去替他落成。原来财主的算计再不会差,到后来果应其言,合着《诗经》二句云: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

那个造屋之人乃重华后裔,姓虞,名灏,字素臣,是个喜读诗书不求闻达的高士。只因疏懒成性,最怕应酬,不是做官的材料,所以绝意功名,寄情诗酒,要做个不衫不履之人。他一生一世没有别的嗜好,只喜欢构造园亭,一年到头,没有一日不兴工作。所造之屋,定要穷精极雅,不类寻常。他说:“人生一世,任你良田万顷,厚禄千钟,兼金百镒,都是他人之物,与自己无干。”只有三件器皿是实在受用的东西,不可不求精美。那三件?日间所住之屋,夜间所睡之床,死后所贮之棺。他有这个见解列在胸中,所以好兴土木之工,终年为之而不倦。

唐玉川的儿子等了数载,只不见他完工,心上有些焦躁。又对父亲道:“为什么等了许久,他家的房子再造不完,他家的银子再用不尽?这等看起来,是个有积蓄的人家,将来变卖之事有些不稳了。”

玉川道:“迟一日稳一日,又且便宜一日,你再不要虑他。房子起不完者,只因造成之后看不中意,又要拆了重起,精而益求其精,所以耽搁了日子。只当替我改造,何等便宜?银子用不尽者,只因借贷之家与工匠之辈,见他起得高兴,情愿把货物赊他,工食欠而不取,多做一日多趁他一日的钱财。若还取逼得紧,他就要停工歇作,没有生意做了。所以他的银子还用不完。这叫做‘剜肉补疮’,不是真有积蓄。到了扯拽不来的时节,那些放帐的少不得一齐逼讨,念起紧箍咒来,不怕他不寻头路。田产卖了不够还人,自然想到屋上。若还收拾得早,所欠不多,还好待价而沽,就卖也不肯贱卖。正等他迟些日子,多欠些债负下来,卖得着慌,才肯减价。这都是我们的造化,为什么反去愁他?”儿子听了,愈加赞服。

果然到数载之后,虞素臣的逋欠渐渐积累起来,终日上门

取讨,有些回覆不去,所造的房产竟不能够落成就要寻人货卖。

但凡卖楼卖屋,与卖田地不同,定要在就近之处寻觅受主。因他或有基址相连,或有门窗相对。就是别人要买,也要访问邻居,邻居口里若有一字不干净,那要买的人也不肯买了。比不得田地山塘,落在空野之中,是人都可以管业。所以卖楼卖屋,定要从近处卖起。唐玉川是个财主,没人赛得过,少不得房产中人先去寻他。

玉川父子心上极贪,口里只回不要。等他说得紧急,方才走去借观。又故意憎嫌,说他“起得小巧,不像个大门大面。回廊曲折,走路的耽搁工夫。绣户玲珑,防贼时全无把柄。明堂大似厅屋,地气太泄,无怪乎不聚钱财。花竹多似桑麻,游玩者来,少不得常赔酒食。这样房子只好改做庵堂寺院,若做内宅住家小,其实用他不着”。

虞素臣一生心血费在其中,方且得意不过,竟被他嫌出屁来,心上十分不服。只因除了此人别无售主,不好与他争论。那些居间之人劝他不必憎嫌,总是价钱不贵,就拆了重起,那些工食之费也还有在里边。

玉川父子二人少不得做好做歹,还一个极少的价钱,不上五分之一。虞素臣无可奈何,只得忍痛卖了。一应厅房台榭,亭阁池沼,都随契交卸。只有一座书楼,是他起造一生最得意的结构,不肯写在契上,要另设墙垣,别开门户,好待他自己栖身。玉川之子定要强他尽卖,好凑方圆。玉川当着众人努一努嘴,道:“卖不卖由他,何须强得。但愿他留此一线,以作恢复之基,后面发起财来,依旧还归原主,也是一桩好事。”

众人听了,都说是长者之言。那里知道并不长者,全是轻

薄之词，料他不能回赎，就留此一线也是枉然，少不得并做一家，只争迟早，所以听他分付，极口依从。竟把一宅分为两院，新主得其九，旧人得其一。

原来，这几间书楼，竟抵了半座宝塔，上下共有三层，每层有匾式一个，都是自己命名、高人写就的。最下一层有雕栏曲槛，竹座花簌，是他待人接物之处。匾额上有四个字云：“与人为徒”。中间一层有净几明窗，牙签玉轴，是他读书临帖之所。匾额上有四个字云：“与古为徒”，最上一层极是空旷，除名香一炉，《黄庭》一卷之外，并无长物，是他避俗离嚣、绝人屏迹的所在。匾额上有四个字云：“与天为徒”。既把一座楼台分了三样用处，又合来总题一匾，名曰“三与楼”。未曾弃产之先，这三种名目虽取得好，还是虚设之词，不曾实在受用。只有下面一层，因他好客不过，或有远人相访，就下榻于其中，还合着“与人为徒”四个字。至于上面两层，自来不曾走到。如今园亭既去，舍了《与古为徒》的去处，就没有读书临帖之所，除了“与天为徒”的所在，就没有离嚣避俗之场。终日坐在其中，正合着命名之意，才晓得舍少务多，反不如弃名就实。俗语四句，果然说得不差：

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七尺。

以前那些物力都是虚费了的！从此以后，把求多务广的精神合来用在一处，就使这座楼阁分外齐整起来。

虞素臣住在其中，不但不知卖园之苦，反觉得赘瘤既去，竟松爽了许多。但不知强邻在侧，这一座后阁可住得牢？说在下回，自有着落。

第二回 不窝不盗忽致奇赃 连产连人愿归旧主

玉川父子买园之后,少不得财主的心性,与别个不同,定要更改一番。不必移梁换柱,才与前面不同。就像一幅好山水,只消增上一草,减去一木,就不成个画意了。经他一番做造,自然失去本来。指望点铁成金,不想变金成铁。走来的人都说:“这所园亭大而无当,倒不若那座书楼紧凑得好。怪不得他取少弃多,坚执不卖,原来有寸金丈铁之分。”玉川父子听了这些说话,就不觉懊悔起来。才知道做财主的,一着也放松不得。就央了原中过去撺掇,叫他写张卖契,并了过来。虞素臣卖园之后,永不兴工,自然没有浪费。既不欠私债,又不少官钱,那里还肯卖产?就回覆他道:“此房再去,叫我何处栖身?即使少吃无穿,也还要死守,何况支撑得去。叫他不要思量。”

中人过来说了。玉川的儿子未免讥诮父亲,说他终日料人,如今料不着了。玉川道:“他强过生前,也强不过死后。如今已是半老之人,又无子嗣。少不得一口气断,连妻妾家人都要归与别个,何况这几间住房!到那时节,连人带土一齐并他过来,不怕走上天去!”儿子听了,道他虽说得是,其如大限未终,等他不得,还是早些归并的好。从此以后,时时刻刻把虞素臣放在心头,不是咒他早死,就是望他速穷,到那没穿少吃的时节自然不能死守。

谁想人有善愿,天不肯从。不但望他不穷,亦且咒他不死。过到后面,倒越老越健起来。衣不愁穿,饭不少吃,没有

卖楼的机会。

玉川父子懊恼不过，又想个计较出来，倒去央了原中，逼他取赎。说：“一所花园，住不得两家的宅眷。立在三与楼上，那一间厅屋不在眼前？他看见我的家小，我不见他的妇人，这样失志的事，没人肯做。”

虞素臣听了这些话，知道退还是假，贪买是真，依旧照了前言，斩钉截铁的回覆。玉川父子气不过，只得把官势压他，写下一张状词，当堂告退，指望通些贿赂，买嘱了官府，替他归并过来。谁想那位县尊也曾做过贫士，被财主欺凌过的。说：“他是个穷人，如何取赎得起？分明是吞并之法。你做财主的便要为富不仁，我做官长的偏要为仁不富！”当堂辱骂一顿，扯碎状子，赶了出来。

虞素臣有个结义的朋友，是远方人氏，拥了巨万家资，最喜轻财任侠。一日，偶来相访，见他卖去园亭，甚为叹息。又听得被人谋占，连这一线窠巢也住不稳，将来必有尽弃之事。就要捐出重资替虞素臣取赎。当不得他为人狷介，莫说论千论百不肯累人，就送他一两五钱，若是出之无名，他也决然推却。听了朋友的话，反说他空有热肠，所见不达：“世间的产业，那有千年不卖的，保得生前，也保不得身后。你如今替我不忿，损了重资，万一赎将过来，住不上三年五载，一旦身亡，并无后嗣，连这一椽片瓦少不得归与他人。你就肯仗义轻财，只怕这般盛举也行不得两次。难道如今替人赎了，等到后面又替鬼赎不成？”

那位朋友见他回得决烈，也就不好相强。在他三与楼下宿了几夜，就要告别而归。临行之际，对了虞素臣道：“我夜间睡在楼下，看见有个白老鼠走来走去，忽然钻入地中，一定是

财星出现。你这所房子千万不可卖与人,或者住到后面,倒得些横财也未见得。”

虞素臣听了这句话,不过冷笑一声,说一句“多谢”,就与他分手。古语道得好:“横财不发命穷人。”只有买屋的财主时常掘着银藏,不曾见有卖产的穷人在自家土上拾着半个低钱。虞素臣是个达人,那里肯作痴想?所以听他说话,不过冷笑一场,决不去翻砖掘土。

唐玉川父子自从受了县官的气,悔恨之后,继以羞惭,一发住不得手,只望他早死一日早做一日的孤魂,好看自家进屋。谁想财主料事件件料得着,只有生死二字不肯由他做主。虞素臣不但不死,过到六十岁上,忽然老兴发作,生个儿子出来,一时贺客纷纷,齐集在三与楼上,都说:“恢复之机,端在是矣。”

玉川父子听了,甚是仓惶。起先惟恐不得,如今反虑失之,那里焦躁得过?不想一月之后,有几个买屋的原中,忽然走到说:“虞素臣生子之后,倒被贺客弄穷了,吃得他盐干醋尽。如今别无生法,只得想到住居。断根出卖的招帖都贴在门上了,机会不可错过,快些下手!”

玉川父子听见,惊喜欲狂,还只怕他记恨前情,宁可卖与别人,不屑同他交易。谁想虞素臣的见识与他绝不相同,说:“唐虞二族比不得别姓人家,他始祖帝尧曾以天下见惠,我家始祖并无一物相酬。如今到儿孙手里,就把这些产业白送与他,也不为过,何况得了价钱。决不以今日之小嫌,抹煞了先世的大德。叫他不须芥蒂,任凭找些微价,归并过去就是了。”

玉川父子听见,欣幸不已,说:“我平日好说祖宗,毕竟受了祖宗之庇。若不是遥遥华胄,怎得这奕奕高居?故人乐有

贤祖宗。”也就随着原中过去,成了交易。他一向爱讨便宜,如今叙起旧来,自然要叨惠到底。虞素臣并不较量,也学他的祖宗,竟做推位让国之事,另寻几间茅屋搬去栖身,使他成了一统之势。

有几个公直朋友替虞素臣不服,说:“有了楼房,那一家不好卖得,偏要卖与贪谋之人,使他父子遂了心愿,到人面前说嘴!你未有子嗣之先,到不肯折气,如今得了子嗣,正有恢复之基,不赎他的转来也够得紧了,为什么把留下的产业又送与他?”虞素臣听见,冷笑了一声,方才回覆道:“诸公的意思极好。只是单顾眼前,不曾虑到日后。我就他的意思,原是为着自己。就要恢复,也须等儿子大来,挣起人家,方才取赎得转。我是个老年之人,料想等不得儿子长大。焉知我死之后,儿子不卖与他?与其等儿子弃产,使他笑骂父亲,不如父亲卖楼,还使人怜惜儿子。这还是桩小事。万一我死得早,儿子又不得大,妻子要争口气,不肯把产业与人,他见新的图不到手,旧的又怕回赎,少不得要生毒计,斩绝我的宗祧。只怕产业赎不来,连儿子都送了去。这才叫做折本。我如今贱卖与他,只当施舍一半,放些欠账与人。到儿孙手里,他就不还,也有人代出。古语云:‘吃亏人常在’,此一定之理也。”众人听到此处,虽然警醒,究竟说他迂阔。

不想虞素臣卖楼之后,过不上几年,果然死了。留下三尺之童与未亡人抚育,绝无生产,只靠着几两楼价生些微利出来,以作糊口之计,唐玉川的家资一日富似一日。他会创业,儿子又会守成,只有进气没有出气,所置的产业竟成了千年不拔之基。众人都说:“天道无知!慷慨仗义者,子孙个个式微,刻薄成家者,后代偏能发迹!”谁想古人的言语再说不差:“善

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两句说话虽在人口头,却不曾留心玩味。若还报得迟的也与报得早的一样,岂不难为了等待之人?要晓得报应的迟早,就与放债取利一般,早取一日,少取一日的子钱,多放一年,多生一年的利息。你望报之心愈急,他偏不与你销缴,竟像没有报应的一般。等你望得心灰意懒,丢在肚皮外面,他倒忽然报应起来。犹如多年的冷债,主人都忘记了,平空白地送上门来,又有非常的利息,岂不比那现讨现得的更加爽快!

虞素臣的儿子长到十七八岁,忽然得了科名,叫做虞嗣臣,字继武。做了一任县官,考选进京,升授掌科之职,为人敢言善谏,神宗皇帝极眷注他。

一日,因母亲年老,告准了终养,驰驿还家。竟在数里之外看见一个妇人,年纪不过二十多岁,手持文券,跪在道旁,口中叫喊:“只求虞老爷收用。”继武唤他上船,取文契一看,原来是他丈夫的名字,要连人带产投靠进来为仆的。继武问道:“看你这个模样,有些大家举止,为什么要想投靠?丈夫又不见面,叫你这妇人出头,赶到路上来叫喊?”那妇人道:“小妇人原是旧家。只因祖公在日,好置田产,凡有地亩相连,屋宇相接的,定要谋来凑锦。那些失业之人,不是出于情愿,个个都怀恨在心。起先祖公未死,一来有些小小时运,不该破财,二来公公是个生员,就有些官司口舌,只要费些银子,也还抵当得住。不想时运该倒,未及半载,祖公相继而亡。丈夫年小,又是个平民,那些欺孤虐寡的人,就一齐发作,都往府县告起状来。一年之内,打了几十场官司,家产费去一大半。如今还有一桩奇祸,未曾销缴。丈夫现在狱中,不是银钱救得出,分上讲得来的。须是一位显宦替他出头分理,当做己事去做,方

才救得出来。如今本处的显宦只有老爷,况且这桩事情又与老爷有些干涉。虽是丈夫的事,却与老爷的事一般。所以备下文书,叫小妇人前来投靠。凡是家中的产业,连人带土,都送与老爷。只求老爷不弃轻微,早些收纳!”

继武听了此言,不胜错愕。问他:“未曾一缴的是桩什么事?为何干涉于我?莫非我不在家,奴仆借端生事,与你丈夫两个一齐惹出祸来,故此引你投靠,要我把外面的人都认做管家,覆庇你们做那行势作恶的事么?”

那妇人道:“并无此事。只因家中有一座高阁,名为三与楼,原是老爷府上卖出来的。管业多年,并无异说。谁想到了近日,不知甚么仇人递了一张匿名状子,说丈夫是强盗窝家,祖孙三代俱做不良之事,现有二十锭元宝藏在三与楼下,起出真赃,便知分晓。县官见了此状,就密差几个应捕前来起赃。谁想在地板之下,果然起出二十锭元宝。就把丈夫带入县堂,指为窝盗,严刑夹打,要他指出同伙之人,与何处劫来的赃物。丈夫极力分拆,再辨不清。这宗银子不但不是己物,又不知从何处飞来。只因来历不明,以致官司难结。还喜得没有失主,问官作了疑狱,不曾定下罪名。丈夫终日思想:这些产业原是府上出来的,或者是老爷的祖宗预先埋在地下,先太老爷不知,不曾取得,所以倒把有利之事贻害于人。如今不论是不是,只求老爷认了过来,这宗银子就有着落。银子一有着落,小妇人的丈夫就从死中得活了。性命既是老爷救,家产该是老爷得。何况这座园亭,这座楼屋,原是先太老爷千辛万苦创造出来的。物各有主,自然该归与府上,并没有半点嫌疑。求老爷不要推却。”

继武听了这些话,甚是狐疑。就回覆他道:“我家有禁约

在先,不受平民的投献。这‘靠身’二字,不必提起。就是那座园亭,那些楼屋,俱是我家旧物,也是明中正契出卖与人,不是你家占去的。就使我要,也要把原价还你,方才管得过来,没有白白退还之理。至于那些元宝,一发与我无干,不好冒认。你如今且去,待我会过县官,再叫他仔细推详,定要审个明白。若无实据,少不得救你丈夫出来,决不冤死他就是。”妇人得了此言,欢喜不尽,千称万谢而去。

但不知这场祸患从何处而起?后来脱与不脱?只剩一回,略观便晓。

第三回 老侠士设计处贪人 贤令君留心折疑狱

虞继武听了妇人的话,回到家中就把自己当做问官,再三替他推测,道:“莫说这些财物不是祖上所遗,就是祖上所遗,为什么子孙不识,宗族不争?倒是旁人知道,走去递起状来?状上不写名字,分明是仇害无疑了。只是那递状之人就使与他有隙,那一桩歹事不好加他,定要指为窝盗?起赃的时节又能果应其言,却好不多不少,合着状上的数目。难道那递状之人为报私仇,倒肯破费千金,预先埋在地下,去做这桩呆事不成?”想了数日,并无决断。就把这桩疑事刻刻放在心头,睡里梦里,定要噫呀几声,啾聒几句。太夫人听见,问他为着何事。继武就把妇人的话细细述了一番。

太夫人初听之际,也甚是孤疑。及至想了一会,就忽然大悟道:“是了,是了,这注银子果然是我家的。他疑得不错。你父亲在日,曾有一个朋友,是远方之人,他在三与楼下宿过几